



少年不秋

木子 / 著

真奇怪，每个十多岁少年都有不可理解的愤怒，荷尔蒙分泌使你们憎恨全世界：父母、老师、邻居、猫狗、甚至蜗牛……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与男伴在一起的感觉完全不同，谁还会对我们那么细心，陪着吃点心，说闲话，小心翼翼斟茶递水，也许少女牺牲那么多，为只为一整天怀温柔。

东野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1-61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不愁 / 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127-0340-7

I. ①少…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3101 号

少年不愁

策 划：和元文化·红书坊

作 者：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贾秀娟

文字编辑：吴婷婷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140×210 1/32

印 张：6

字 数：122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127-0340-7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我的储物柜是一四五号，于晶的一四六号，在我隔壁。一向受同学欢迎的她今日十六岁生日，储物柜门上黏满小礼物，从贺卡到小玩具、锁匙扣、花朵、巧克力都有。

每个经过走廊的同学都看得到，连老师都说：“这女孩学校生活愉快。”

我送于晶一块紫水晶，小心翼翼贴在铁门上。

她一定还在美术室赶工。于晶有点怪脾气，她对功课要求甚高，不满意的话，改了又改，做了重做，直至过得了自己那关，所以时时放学后还留在课室。

至于我，我听从家母吩咐：“子都，九十二至九十六已经很好。”当然，这样要求也并非中庸之道，常遭同学取笑：“嗯，只得九十一？子都的妈妈会杀死她。”

我取出外套与背囊，正预备离去，忽然听见有人争吵。



圆舞系列

圆舞系列

我抬起头，是方家伟与桂兴，两人表情狰狞，恶言相向。

“你抢钱！”

“我几时见过你的钱？”

方说：“你上星期一在饭堂抢去克敬一百元，到今日仍未归还，你打算怎样？”

“关你什么事？”

两人推撞。

有同学走近围观。

“喂，别动手”，“去叫老师”，“方，不要与阿桂计较，找训导主任解决问题。”

已经太迟。

一向横蛮的阿桂挥出一拳，正中方家伟鼻梁，一股血泉自他鼻孔喷出。

我急忙退后。

有人尖叫，这时他们两人扭成一团，英语科的谢老师闻声匆匆赶到：“什么事？让开。啊，别打架，快住手！”

可是谢老师一看到鲜红的血液，刺激过度，突感晕眩，她摇摇晃晃撞向储物柜，额角受伤流血，整个人倒在地上。

我大声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方家伟与桂兴那两个顽劣儿看到老师倒地，也惊得呆了。

护卫员赶到：“让开，所有同学让开。你，与你，不准动。”指着方与桂。

我被推开。

走到大门，看到救护车呜呜驰至，家长们焦急张望：“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警察也来了，是否校园枪击？有无人受伤？天呀。”

我看到妈妈朝我奔来：“那是我女儿，让我过去！”

我冲过去抱住她：“妈妈，镇静点！不过是学生打架，老师昏倒。”

家长们围上来：“学生打昏老师？”

“不，不，老师怕血昏迷。”

这时校长出来：“各位，请领了贵子弟迅速离去。”

妈妈紧紧握住我的手：“吓坏我。”

她把车驶离学校范围，双手颤抖：“你认识打架同学吗？”

“方家伟与我一起上物理班，桂兴我知道是谁，他一向顽劣。”

“两人会否被开除？”

“我不知道，妈妈。”

我不愿说同学坏话。

“是什么原因叫他们动手打架？”

我忽然微笑：“少年莫名的愤怒。”

“的确莫名其妙，完全不懂得控制，也绝不企图控制情绪。”

我说：“妈妈已忘记自身的少年岁月了。”

“嗯。”

“毕竟是数十年前的事。”

妈妈哼一声：“你说什么，我今年廿八岁，还不过是不远之前的事。”



东野

圆舞系列

笑声减除不少压力：“是，是。”妈妈永远廿八岁，我得记住这一点。

回到家，我淋浴吃点心。妈妈回转公司工作，我与于晶通电邮。

“……就在那一四六号储物柜前打架，血流了一地，可怕。”

于晶说：“警员命他们到卫生间洗脸，他们在厕所又打了起来。”

“真丢脸。”

“校长实时命二人停课一星期，接受处分。”

“谢老师呢？”

“她稍后苏醒，敷药后出院。”

“于晶，你害怕否？”

“警员不让我接近储物柜，我的礼物全留着过夜。”

“你担心吗？”

“我怕会有更暴力事件发生。”

“为了一百元……为一个女孩还好些。”

“记了大过的话成绩表从此就完了。”

“听说方家伟的父亲非常生气，他说他儿子不过替朋友伸张正义，况且，目击者众，不是方家伟先动手。”

“真惨。”

“对，”于晶终于想起来，“英文读本报告你写了没有？”

“上周末已经完成，你还没做？”

“我已经起好大纲。”

“那么，我不浪费你的时间了。”

妈妈再三叮嘱，勿与于晶讨论功课内容，免得老师误会我们彼此

抄袭。

最近校方最注重抄袭问题，一旦有疑，实时打零分，而且召家长问话。

母亲为此讪笑：“在现实世界，谁不抄谁，抄了你还要骂你。”

又对书写报告极端严厉格式表示不满：“在现实世界里，最佳文学或最受欢迎作品一概不依格式，天马行空，快意恩仇，绝不死板。”

妈妈反叛性格比我强烈。

傍晚，于晶妈妈探访我们。

她说：“王太太，我考虑把小晶转到私立女校。”

妈妈微笑：“为什么？”

“风气好些。”

“将来毕了业，你也把小晶转到女儿国生活？现实世界并不是那样的。”妈妈的现实世界论又派上用场。

“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今日的事蛮可怕。”

“这是一定会發生的事。”

“王太太我们都以你为指路明灯。”

“哪里哪里。”

妈妈好不容易把于太太送走。

我比较早上床，妈妈过来与我说话。

“你呢，你怎么看现实世界？”

我笑，学着她的口气：“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正在这时，叮的一响。



东野

圆舞系列

母亲问：“这么晚了，谁给你电邮？”

我连忙说：“请给我私隐。”

她点头：“是，忽然需要私隐，还是六岁时可爱，光着身子四处跑，妈妈追着你加衣裳——”

“妈妈，私隐。”

“将来我会把类似趣事与女婿同享，并有照片为证。”

她离开我的房间。

我去查是谁给我电邮，看到一个陌生名字，陌生指他从来不与我私下联络，不是我不认识他。

他是本校第一名运动员林大山。

他找我有什么事？

六英尺高英姿飒飒的他，一向勤于练习冰曲棍球不理其他校务，他有点骄傲，平时不与一般同学来往。

他的亲密女友叫迪紫莉，拉拉队长，于晶口中的 headless bimbo，可是人家看上去就是像哪个时装模特儿。

大山找我什么事？

时间已晚，我上床休息。

第二早回到学校，地板上血渍已经洗净，于晶逐一收拾贴在储物柜上的小礼物。

“谢谢你们。”

她把紫水晶系在脖子上。

她逐张贺卡细看，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神情。

我问：“找哪一张？谁的贺卡未到？”

她嚅嚅回答：“林大山。”

“他？”我奇说，“他从来不与这堆书虫来往，他历届女友全是拉拉队员。”

“我在小学就认识他了。”

我说：“我也是，我在幼儿园与他同班。”

“他只喜欢脑死的女孩。”

“于晶，话不可这样说！”我忽然停嘴，“你喜欢大山？”

她一扭头走开。

这时我背后有声音传来：“你为何不理睬我？”

我转头，看到英俊的大山。

平时整个月也看不到他一次，我以为他找我有急事。

我微笑：“林大山先生，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也没什么，英语科有两篇功课，我有疑难，想请你帮忙。”

“你们运动员不是可以免做若干功课？”

“谢老师坚持不允通融，今天放学可有空？”

我想一想：“三至四时，四时半我要学小提琴。”

“我在这里等你，子都，我欠你一记，谢谢。”

“不客气。”

我有点飘飘然，林大山有事请教我，这可是一种荣誉？

立刻有同学问我：“他约会你？”

“不不，他同我借一本书。”



那一天过得很快。

学校生活很有趣，课室里每班二十八名学生，大约只有三五人用心听课，其余十多人爱理不理，余数根本不担心是否及格。

像张加雯，去年数学不及格，暑假补课再考，仍然不够分，于是今年开学，她被调到十一班重读。同样题目读三次，她的愤怒厌烦可以理解，大家已不敢在她面前提算术二字。

又有陆锦彪，兴致勃勃挑选物理科，三个月后退课，他说原先以为物理会教星球运转之类有趣项目，不料全部是方程式，闷死人云云。

一次问到谁是微积分之父，大半同学脸上茫然，有人说是阿基米德，又有人答亚里士多德，“达尔文？”“达·芬奇？”

老师指问我：“王子都，你说一说。”

“牛顿。”

“啊，原来是他，我早就疑心。”

“他企图约会我小妹，我硬是不许。”

“哈哈哈哈哈。”

他们是乐天派，丝毫不为功课担忧。

没出息？不见得，他们只是不喜欢背功课。公校课室像微型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将来服务各行各业。

妈妈说过，学校功课每一科拿甲级是死功夫，其实每个学生都做得好，家长们把分数看得太重，忽视子弟其他才能。可是说着说着，她发觉我美术科只取得八十四又会光火。

我不得不提醒她：“HP 兄弟在车房钻研私人计算机时，他们的慈

母如果加以阻挠，就太不幸了。”

长话短说，课堂生涯并不太坏。

“子都请在黑板上解答这一条问题，下星期一测验分子重量方程式。”

我出去一步步解答，同学在我背后佯装大声打呵欠。

终于下课了，于晶走到对面马路劝躲在一角吸烟的同学戒烟。

林大山走近轻轻说：“你好。”

我朝他点点头。

“你家还是我家？”

我答：“我家好了。”

步行十分钟即到家门。

我招呼大山在书房坐下，他问我要一大杯黑咖啡。

他环顾四周：“哗，这么多参考书。”

一般的白T恤与卡其裤穿在他身上，硬是不一样，看上去比一般人潇洒。

我问：“请问是什么功课？”

“英文科读书报告。”

“大家都为这个头痛。”

“是，这次是比较两本作品，该怎么选呢？”

“你可以比较题材优劣，文字好坏，以及含意广窄。”

“我不明白。”

“谢老师的网页上有讲义，她的要求很明白。”



东.83

圆舞系列

“子都，你不觉得今日老师已不再讲课？讲义，在计算机里。题目，查网页可知。交卷，可用电邮！一点亲切感也没有。”

我看着他挺拔的鼻子，微笑：“你首先得挑两本小说。”

“你挑了哪两本？”

“《麦田捕手》及《什么叫基拔格雷痛心》。”

他茫然。

我说下去：“两本书都讲述少年生活。前者荷顿考飞其实没有烦恼，他只得虚无缥缈的愤怒，对世上任何制度、人与事都看了烦恨，但是基拔格雷就不同：他父亲自杀身亡，母亲体重五百磅，已有三年未出家门，弟弟是弱智儿……”

我发觉林大山一直心不在焉在喝咖啡，他根本没听进耳去。

我并不笨，就开始明白他的意向。

“请继续讲下去。”

“可是读者同情考飞，因为他的苦楚属灵，层次高贵，而格雷的贫穷困境太常见平凡了。”

大山耸耸肩。

我向他坦白：“大山，我只能帮你到此处，我可以推荐你比较莎翁的《麦克白》与《罗密欧朱丽叶》，前者写给詹姆士一世观看，后者是伊丽莎白一世喜爱作品，两者风格完全相异。”

大山像是没听懂。

“我不能为你执笔。”

他忽然顾左右而言他：“子都，四月拉雯下星期天在本市举行演唱

会，我有票子，你可要同往？”

我微笑：“你不是与迪紫莉约会？她一早已经预告。”

“紫莉不大有脑筋，整天讲物质，不比你，功课又好，人又和善。”

我说：“所以你贿赂我。”

“子都，”他笑嘻嘻，“一篇功课——把你那篇让给我可好？”

我摇头。

“子都你见死不救？”他不置信。

“你不会死。”

“从来没有女孩子拒绝我。”

“现在你遇到了，大山，剽窃抄袭功课会被踢出校。”

他悻悻：“多谢教训。”

“大山，请勿生气。”

他忽然又笑了，用手轻轻拨开我的头发：“别担心，我马上回家努力写功课。”

我点点头，从书架上挑了两本书给他。

我送他到门口，一辆淡黄色小跑车在等他。我发觉司机正是迪紫莉，她穿着小背心，短外套，她的衣裤永远又窄又小，不知如何穿上。我见过她脱衣，像剥皮那般，慢慢拉出，整件衣服才反转除下。

他嫌她肤浅？才怪。

他们是一对，绝配。

林大山临走前还笑嘻嘻向我摆摆手。

这时妈妈回来，她说：“我收到消息，你爸在今日十四时与我们视



像通话。”

“哎呀，时间刚刚好。”

“快开启我的计算机。”

我们静静等候。

不到一会儿，视像出现：“我是史坦娜上尉，王太太，子都，你们好，请准备接收国际太空站讯息。”

“是。”我大声回答。

“子都，预备汽水与爆米花，别太紧张。”

我与母亲笑出来。

“现在，请欢迎王保华先生。”

爸爸在荧幕上出现，我像小孩般大声喊：“爸，你好吗？”

他笑容满脸：“子都，我们循地球轨道运行，现时太空站在太平洋上空，可以看到加拉佩哥斯群岛中的伊莎贝拉与费达南岛屿。我的小公主好吗？”

“太空站食物可有进步？”

“问得好。太空中心聘请大厨设计多款菜式，像红酒烤鸭胸等，详情问你母亲，她将专文介绍。”

“有无客人？”

“明日会有女宾上来探访，她是俄国巨富阿娜托娃女士。”

我笑说：“别与她太亲密。”

“小都似一个纠察。”

“我想念你，爸。”

“下月我会回家。”

“身体可有异样？”

“一切正常。”

三分钟谈话时间已届，父亲说：“子都，记住勤学，不得给妈妈任何麻烦。”

他的影像消失，史坦娜上尉向我们道别。

母亲吁出一口气。

她说：“有一位太太问我：‘怎么总不见你先生，是否已经离婚？’

我答：‘不，他是航天员。’”

我笑了。

“她问：‘呵，他在香港还是新加坡？’我说：‘不，他在国际太空站。’那位女士当我神经病，从此不与我谈话。”

我缓缓答：“连于晶都不知我爸在何处，我懒费唇舌。”

母亲叹口气：“我想到航天飞机挑战号出空数分钟便发生爆炸——”

“妈妈，飞机、车辆都会发生意外，有人好端端坐家中，忽然冷枪射穿了墙壁打中他胸膛。”

“你很懂得安慰妈妈。”

我曾看着发现号升空，工作人员喊：“三、二、一、零，升空，我们于十时三十分升空，发现号已经升空”，引擎咆吼之声，一直在耳边萦绕。

发现号在十一月十六日升空，载着物资与父亲和其他成员直往太空站。



苏舒

圆舞系列

父亲在大学教授物理，他钻研液氮真空电机已有二十年，刚巧太空站自九八年迄今尚未做妥发电系统。八年一直努力，父亲接受选拔成为工程一分子。

他会在国际太空站逗留六个月，发电站预计明年十月可以完工。

父亲说：“这并非一件秘密，却也不可当‘看，我的新外套多漂亮’那样炫耀。”

我大声回答明白。

同学看不到我父亲，以为我是单亲孩子，很识趣，不大提起。

第二天上课，有个位子空着，那是方家伟的座位，他上诉无效，终于要停学一星期。

化学老师脸色铁青地走进课室，一开口就说：“你们叫我太失望了。”

什么事，用这种国殇口吻？

“在这间课室某张桌子底下，我发现这个。”

她出示一张折得像子弹般的字条，摊开之后，我们看到上边是密密麻麻的打印化学方程式。

她说：“有人作弊。”

“你们当中出了坏学生：打架、作弊，下一次是什么？抄袭？一共有四个学生用该张桌子，我会严查！”

我在小息时与于晶碰头。

“真讨厌，作弊的人无聊，老师更无聊。”

“嘘。”

“还有言论自由可是。”